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整菴存稿卷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整菴存稿卷五

明　羅欽順　撰

序一十五首

送順天府尹月湖楊先生序

君子固不難知然其不求知於人人或有不之知者既知之矣而可徒哉在前必相與挽之在後必相與推之俾其道以時行施以位普而功以事成凡以為斯世斯人初非有所私於君子也如知之而不能推挽則如弗

知推挽之而不能力與夫弗推弗挽者其間亦不能以寸耳然則斯世尚何頼哉吾江右近時人物月湖楊先生其表表者先生起家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為給事中兩京蓋久之而後遷歴南京光禄太僕兩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又十餘年於兹矣範其驅不計其獲韞其櫝不急其沽是豈求知於人者哉然中外士夫莫不知先生之為君子近時知者適多在言路乃相與列薦于朝時則先生已為當道所推遂膺簡命尹正京府此推彼

撓不謀而自合無乃亦天意耶然議者有謂先生之清
德正學宜在臺省陪大議翼大政斯足以慰滿人望京
尹地雖崇重顧其簿書之冗瑣應接之紛拏實則一大
有司似非所以處先生者欽順思之其言不為無理抑
安知當道之意不有在乎昔横渠張先生仕于朝當使
明州程純公獨言以儒者按獄於朝廷尊賢之體不為
無失王文定初相首薦朱文公為浙東提舉公以民饑
為念遂不辭已而州縣一清民被實恵然則議者所見

殆與純公意合而當道所處無亦有合於文定耶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先生平日為張朱之學甚篤葢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所尊信者經五經無不明習而所尤盡心者周易欽順不敏年來粗辨爻彖覯先生今日之變動竊以為直乾之九三矣夫三與上應然彼此皆九殆非其正體之以夕惕之誠而審乎進退存亡之在彼者非先生其孰能之先生行同鄉卿大夫士會餞于一堂既醉且别謂不可無一言之贈以欽順嘗載筆俾序于簡

禮也其可辭

送宮諭倫先生還朝序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南海倫先生文叙欽承上命來考應天府鄉試事竣當還朝府尹歐陽君旦丞尹君梅益謹權輿之禮謂禮有贈言乃以屬之欽順顧惟不敢然向者在史館嘗辱先生教益今二君又以禮見屬其可辭夫士之負大名於天下者必將有天下之責責任隆重必將與天下之士圖之然則知之何可無

其方求之何可無其素公選之精慎私訪之周詳此其所以求之也知言之學日新而不已此其所以知之也書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又曰旁招俊乂凡以共圖天下之治焉耳善斯道者將不有茂烈以副其大名也哉我朝進士高科類厎于大用其功烈之所成就則固有公論矣或汲汲於求士而所得者不皆純與名為知人而所收者不甚廣有以大相遠耶先生以狀元及第遂入翰林為修撰累遷至今官昔人所謂榮進素定者

嘗同考禮部會試者再兹則首司應天文柄一時名士收攬殆無所遺固其盡心以求之而平日知言之學於是乎亦屢驗矣自兹以往其屆當公選未容以一二計至於游從應接參稽博訪以極乎顯微之際其所得將不加多乎哉惟多且純相與為一體吾知先生之當大任勝大責也優優矣欽順無似嘗竊觀近時士習大抵後心性而先辭藻徇物過重而自任則輕蓋不能不私念之先生所收固其良者安得使天下之士皆務實學

皆有九德之行以資源源不窮之用乎以先生之髙明其必有道矣願因以請教焉

送大司成甌濵王先生序

留務素稱繁者太學與焉凡學之條章皆聖祖所親定師生循用惟恐弗至其何敢畧之有欽順初備員司業時方乏正監攝篆者踰年每寅入酉出以為常猶病於不給至於人事類多疏失雖竊以為愧而莫能免焉後再以起廢來則甌濵王先生已為之長往時同在史館

固已推服先生文學及是相處益久得其行事益詳大抵操得其綱於其目若不甚屑屑焉而終亦不漏六館之士用此親愛之如一先生為教既善而其閒接納賓客應酬文字除咨箋牘舉優優然送迎問勞之禮無弗周宴會遊談之樂無弗與卿大夫士率忻慕其為人欽順雖勉强效之竟莫能及乃知人才相遠果如昔人之所嘆也然則當大任建大業非先生其誰屬哉於是北太學缺祭酒輿議屬先生者十且六七及命下果然仰

惟皇上秉德至明用人至精欽順雖至愚猶知所激厲以圖無忝於他日而况天下之士素抱負才能者聞先生之進有不彈冠以相慶乎昔人有言正臣進者治之表吾方於世道觀之抑先生之莅南雍亦既厎厥績兹改轅而北車輕路熟於收功乎何有吾知濟濟衿佩一為春風之所披拂孰不爭先奮發日改月化以成其可用之才乎昔人有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拾桷與榱又將於先生見之矣欽順不佞每獲聞先生緒論

於天下事若無不可為者棟廟梁宫宜有餘裕往年流
賊南嚮盋嘗持守淮防江之説為當事諸公言之甚勤
且有方諸公雖不果從而未嘗不偉其才壯其氣也由
是觀之何功業之不可建哉南雍僚屬沐先生之愛惟
深於其行也欲挽留而不得以欽順嘗有協恭之雅來
請贈言以致其情茲固不容以無言也先生行矣亦將
有以處我輩乎

贈侍御周君清戎兩廣序

兩廣之守固倚重於官軍所以張大其形充實其氣者亦惟民間之丁壯爾清戎之政舉按文以責實辭不惟丁壯是求以之應中朝之簡書實他軍之部伍者蓋多多益善而兩廣軍伍有闕則方取丁壯於中州彼其人一聞瘴雲毒霧蟲蛇蠱魅之形容往往心寒膽掉遷延規避必窮其術而後已故廣中之軍伍常虛軍伍内虛丁健外徙將何以為緩急之備而保地方之常靖哉故其清戎之政或舉或停一停或五七年蓋未始無謂而

其舉也必以付之識時宜通政務之君子乃能外無失乎足兵之本意而內有以深達乎制變之微權視清戎於他藩者其操縱固未必同也乃今孰為識時宜通政務非吾周君汝和也耶君之為御史南臺也遇事輒言而言之必當有委輒任而任之必諧憲紀聿張風聲以樹非明達而能之乎茲以內臺首推光膺簡命出清戎於兩廣其可為一時之妙選矣以其明達之識而斟酌於操縱之間其縱其操不惟其常惟其時若勢其求之

而獲也惟其實不惟其多簡書之效成地方之受賜有不蔑盡其美者乎君世家江右之寧州先嘗迎致其尊人封御史君及太孺人偕就養于官邸今其將使指也道由江右以出得躬侍二親榮歸其鄉舸艦相衜送迎屬路又可為一時之盛事矣恩加於俯仰光被於州閭臣子所遭孰此為㒷則君之所以圖惟報稱豈徒曰地方受賜簡書效成而已哉書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余於君契好惟深葢不能無厚望重以其

同寅詹君之請胡君誨之之請輒書此以相其行

送太守馬君之任安慶序

永興馬君質夫由南京户部郎中擢守安慶其僚友胡君用經輩來請余文以贈其行君在郎署有年其修職之勤持身之謹志向之正才識之優雅為士大夫所稱而其為主事時嘗以督理通租至吾郡民皆頌其明白而不擾又余所親見者况於余往還惟舊重以諸君禮請其可辭曩余為童子時嘗隨侍家君於安慶郡學其

山川形勢之壯人情土俗之美固所槩知于時太守之賢亦尚能計其一二若修武王公璠之寛厚崇德潘公蕃之嚴明皆號為成章而其士夫之談有謂使二公合為一人則尤為盡善盍其責備如此自余之去安慶至于今日不知更幾守矣又不知孰為能合二公于一數窮理極毋乃當見於吾焉君子夫四時之行未嘗不以其漸至于温涼寒暑之大分則常自截然此萬物之所以生歲功之所以成也故君子之為政寛可尚矣要必

有截然之體政然後立嚴可尚矣要必有優柔之用政然後和二者勢常相須盖無可偏用之理苟不明乎斯義而弛張闔闢一由其性之所安則雖或底於成章猶不能滿乎君子之論况其他乎君固有稱於士夫至欲名其為寛為嚴而不得其庶乎兼有之者持此以往弗縱弗苛將俾安慶之人以前日之愛王者而愛君以前日之畏潘者而畏君治化之沛然可想已夫安慶據湖江之會實南畿之咽喉表裏江山地形險要誠使治化

行而人和以得一有意外屹然足以為上流之防其所繫尤為不小余輩嘗有感於近事尤不能不以此望君君兹往哉尚惟遠且大者是究是圖以究厎豐功用無休於前政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為拙之一字當為巧者發耳不然未為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瘠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

之往年賊瑾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累年租調之逋負者舉之如不及緣此横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十數萬名為勸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聞是謂白著吾民皆不堪命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為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逋負之多未始不由累政之拙在平時或可牽補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窘元載之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為言要之催

科之政惟平乃善矣所謂平者豪強不得以茍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夫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催科之政平則實惠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為郡者庶無負矣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

陞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稱籍甚當道兼采其資望
爰請于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之
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况在戶部日久中間屢奉堂
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計之盈縮緩急之
際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必平不傷於
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為郡之贈豈無安養
教化可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大學之教固嘗深致
意於理財也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

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

送太守楊君之任寧國序

寧國直隷京師凡直隷京師之郡惟巡撫巡按為之監太守之尊視方面幾等而寧國在江南為奥區終歲無一過客太守日端坐黄堂視事騶御常稀出士民有經時閲月不得窺見其嚬笑者故其望尤尊其山川深秀泓渟土田肥美物産蕃碩故其民多給足少偷盜雖頗

尚氣好爭訟然亦不至紛如故自昔名為易治凡為其守者皆號優遷不數年輒以成功被超擢而去蓋歷歷可數也然則雖以中才處此宜亦可無關事而天官重其為輔郡也往往屬之高才才高則其用宜有餘夫使才有餘用亦可惜也然吾聞古之君子善於自用其才者不徒取目前之事整辦而止必將為斯民久遠利益之計誠為斯民利益久遠之計則惟恐其才之不多經營顧慮之不周也而何有餘之云有如楊君文明今之

所謂髙才益其選也天官究知其履歷遂奏為寧國太守非優遷歟君夙領其尊人中舍先生庭訓弘治丙辰舉進士得第歷知西華冠沛涇四縣政聲茂著入為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其所巡歷自京城以至東北邉江數郡皆肅清監試秋闈明察而詳恕時有按劾多稱上旨所得命詞甚寵聞且見者莫不為君榮之以為殊常此今日之優遷所以克諧於物議也君行有日余宗兄子文侍御與之同年復同道遂倡臺中諸寮友張筵以

餞而以贈言來屬曰必無辭夫以君之才昔嘗優於治涇涇固寧國之屬邑也乃今合數邑而弁治之誠善推其所為其致鏧辦於目前垂利益於久遠必將兩得之矣余非能言者第宗兄之見屬也固夫安得不有言於君而言又安得有所苟哉

送太守龍君之任瓊州序

瓊州在南海之中去京師萬有餘里然其民風士習勤生而率教崇雅而尚文舉無異於中州其秀質良材生

際明時往往出而擢髙科躋膴仕而其尤傑然者遂以文章事業名天下可謂盛哉夫其人既多近天子之光則朝廷之視之抑又何遠牧守之選其慎也可知然其四履所經千里不啻髙山長谷之深阻有所謂黎人者實蟠據乎其閒雖其人有熟有生大抵皆無常性盖雖一郡之域又自有華夷之别也為之守者自非才足以有為行足以有率加之歴練之久深達乎剛柔緩急之宜亦豈易厎厥績也哉求其能厎績于瓊若吾友龍君

德宣葢君子之所與也君世廬陵人以家學登癸丑進士出知同安安吉兩邑入為京府通判遷經歷于南臺踐歷諳練可謂久矣其為人守正持重有忠信之存苟利於民為之必盡其力在同安僅踰年耳既去而民思之不已相與碑其政蹟樹之通衢安吉號岩邑而君為之令者七年惟其宜于民是以能若是淹也而淹之者實由於守守雖不君悅然部使者往往嘉之因卒為當道所知以登於臺府此其才每不有過人者耶乃今拜

瓊州太守之命吾知君之往也心不徒用法不徒守於其習俗之既美者必將齊之以禮而益致其厚於其向背之無常者必將撫之以恩而馴致其求若夫哉且以度時穿鑿以生事殆君之所不屑為也誠如是則瓊雖限鯨波凌蜃穴而君之聲實且洋洋乎盈耳果何遠之不近哉夫交深而愛厚宜必以無窮事業為期此因區區之誠亦臺中諸君子相屬贈言之意也

送周懷慶序

比當諸司述職之後明陟幽黜郡多乏守吏部慎選其人以補之南京六部郎中預其選者凡十人奏上同日報可於是郯城周君尚賓自户部出守懷慶行有日其同寮嚴君宗孚張君濟寛等來請贈言於余余以不敢固辭而二君請逾力且曰尚賓為人孝為官能少時居父喪三年至不能讀父之書將力耕以養母其母不可乃復從事於學母嘗遘疾又欲棄進士舉以終養于家然例不可得竟克登進士歷官郎署用追顯其二親今

將使道過家舉焚黄之禮自以為秖承嚴訓庶乎其可復也其在戸部垂九載歴湖廣四川廣西三司惟慎惟勤職修而事治古之君子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先生獨能無意于尚賔乎予聞而悚然尤不敢當然于言遂有不容已者初邸報既至譚者率相與較量地望曰某郡善地也某郡非善地某得某郡為稱某得某郡為優某得某郡為尖所余以為是則有之然當置而勿論亦姑觀於其政何如耳地雖不善政誠善何辱政苟不

善地雖善何榮善政日新則所謂優者未始不為稱也善政蔑聞則所謂失所者未始不為優也不此之論而徒泥于其迹亦何益於其人之聽聞也哉有如大行之陽河濟之交地之最善者也談者多以周君為稱則戶部之政可知其所以克稱于將來亦惟善政日新焉耳且君之為官能其初安有不能于其後其為人也孝于親有不能推之以仁其民也耶夫政必有以仁其民使蒙安居樂業之休而歎息愁恨之聲不作然後為善積

累擴充而不已然後謂之日新此固君之寮友所望於君者然也乃其惓惓之意必欲假余辭以達余雖欲已於言也得乎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序

君子之為政凡其卓然有可稱者或出於天資或出於學力固不容以槩觀也出於天資者寛厚嚴明往往成章而或少深長之味出於學力者簡淡平易初未嘗取快人之耳目而自有悠然篤實之光此其所以不同也

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葢以學力言則仁知相為始終以天資言則仁知各為體用夫始之以知終之以仁其徳可謂成矣然而臨民之際動之不以禮則猶為未善況乎各隨其所見以為仁為知以見於行事求其深長之味夫安得而不少哉吾是以知為政者不可無學也今之君子亦何嘗不學其於仁知之道有能相為始終者耶未可知也夫仁知之相為始終是誠

不易然非從事於此則平日之所謂學者果何學耶欽順早有顧學之志而用力不敏空空焉未之有得所賴一二仁友之助而誠之又當出守肇慶相去將日遠夫何能無介然于懷也誠之既以文學擢高科居官十有餘年又未嘗一日廢學其是非取舍之明確容貌詞氣之雍容學之有得於身心槩可見矣異時列郡之政有悠然篤實之光煥發於嶺海之間者其必自誠之出哉誠之世家安成與宋楚國文忠公同祖尊君封吏部主

事慈而能教淵源既遠而濬導尤夙則其德業之所成就固宜與古之君子相為後先此誠之所以日孜孜而不懈也今其行矣肇慶士民實惟有幸顧余坐失輔仁之益將若之何哉念此悵然不可無辭以達而同鄉諸君子乃欲得余言以贈誠之贈則吾不能尚幸誠之有以處我也

送江西僉憲王君之任序

崇陽王君叙之由南京大理寺正擢僉江西提刑按察

司事行有日吾江西士夫之在南京者相與張筵以餞之因念數年以來湖山千里之間反覆多事吏失其理民失其安皆欲有言於叙之復慮衆言之煩多聽者之難盡也以余知叙之為久而叙之亦頗余信則相率推余以言嗟夫余豈能言者哉然常為父母之邦切安危之慮雖欲無言奚可夫提刑布政其職固異使副僉事其位固不同至於一方之安危則未有不均任其責者故必以同心一德為貴其德之所以一亦惟克己以從

善爾己私之未克從善之未能自用之為好則其德且二三矣二三之德聚於上趨走之吏相與觀望於其下益茫然不知勸戒之所在其政惡得而不厖而民惡有不蒙其害者哉嗚呼吾江西之所以事變紛拏鬬勦杌隉至於今日而形氣猶未和者其原蓋出於此也夫人之所見不必皆同就不同之中而精擇之必有至當歸一之論是為天下之公理理之所在即善之所在雖在芻蕘之賤趨走之吏且當從之而況於同列乎夫善固

自我作有所未至而人焉是從其善豈不在我作之不已而從之不貳則吾之善有不可勝用者矣於以正人之不善雖小人其有不革面者乎吾所望於敘之尚克與諸公率由此道以咸有一德將見政事無不舉刑罰無不中和氣流通於上下而民之受其賜也無不周矣敘之儀觀偉然表裏相副學足以知道而才足以救時是誠可與之言輒為之傾倒如此不知諸公之見之也亦將有取乎否耶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侍御羅君子文與余同姓且同出泰和同官南都亦有年矣每公事粗辦時時往還相晤語益相好如兄弟然自君上世以來占籍金陵君生長都會之區資稟不羣聞見亦多於時務皆所通曉其才具之優贍益隨用隨濟非余淺陋所能及也君為南臺御史初莅廣西道俄以外艱去起復改浙江道閒嘗兼綰他道之章道無留事時有論列必釆之輿論之公凡南都之錢穀甲兵

門禁邏卒營騎工作散掌於中外諸司者屢承臺檄廵視督察姦弊幾無所容而日力有餘輒以之讀書賦詩久而益工以博益士林之翹楚而南臺之出色者也兹以給賞事竟當俟命于廷計其年適當考績臺中故事當以言贈陳君秀卿不知余之不敏乃來徵余言夫以姓氏邑里之同且相好之篤而諸君之舉也又以禮雖不敏其役何說之辭憶弘治庚申君以丙辰進士授興化推官余嘗贈之詩其卒章云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

何止百年期葢期之者逺矣及觀其所歴在興化則有聲在南臺則又有聲非其用法之公守法之慎抑何以得此哉自此以往起遷累擢以陟乎卿相固皆其分之所宜得乃其終身所當奉以周旋者法而已矣自古名臣碩輔功髙當代名著青史類多以守法稱夫法雖人為莫非天理守法無愆則天下之理得孰有天下之理得而功名之盛後世有間然者哉余之以言贈君兹惟再出雖其大㫖無以異於前日而辭説之詳盡則所以

深致意焉庶幾大有以為同姓同邑之光也

贈侍御張君考績序

凡今之有官守者言責固無預焉惟御史以言為責又兼有官守葢自王朝以至於方岳列郡文武庶政鮮不以御史參之其廢其興其損其益必求其當而後已一有不合御史輙裁之以法甚則舉以上聞而黜罰其人夫既責之以言又埤益之以事吾固知御史之職未易舉也求其能舉之者有不以正身為第一義乎夫惟其

身克正則言出而人信事行而人服是以上下胥協而庶政以和苟不能正其身而徒倚勢作威倚法以削令固有所不行矣則雖諓諓焉强聒不置當誰為之信用以成天下之治哉此善為御史者所以求之於其身者必詳其必有所見矣餘干張君仲敬早承其尊君大方伯先生家學與其兄孟簡同領江西鄉薦及連上禮部仲敬則先登進士科遂選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若庭訓無敢失墜兢兢焉務置其身於禮法之中有所

不言言必度其可行有所不行行必思其可繼故今茲考三載之績而其臺之長及天官卿皆以最書葢公論然也視彼惰威儀善依倚者人不堪其削而事或由以僨其為賢不肖何如哉仲敬考既書最其同官賀懋教復以諸君之意屬余申贈一言雖臺中故事則然顧余之不敏將何言以為仲敬贈天官職有大小責任有重輕歷年有久近是固不能同也要其道之本於身也則無不同士君子以其一身立於天地間以俟事物之變

於無窮蓋不容一日不正則余之言於仲敬又安得別為新奇可喜之説為諸君勉修故事而不計其有益與否乎哉以仲敬之賢吾固知其必不以老生常談易吾言必將常如其始以益顯其世也

送督府都事董君考績序

上海董君文潔任南京右軍都督府都事滿三載當以其績入奏其寅友廖君孔服等以文潔於余有舊來請余文以送其行蓋文潔初以郡學生升南雍實居家君

館下其相好自此始家君時為太學正方嚴少許可然獨竒愛文潔以為可進時進而策勵之祭酒嘗通試諸生文潔名占前列僉以為一第可以指取而文潔志亦鋭甚必欲自場屋成名踰選期至累年猶不屑就其先人晚翠翁敦迫之乃往及部試又入優等爰有都事之擢平居雅自修飭裨賛府事條理井井尤以平恕得軍士之心讀書吟詩往往至夜分乃寐且性不飲酒清茶一啜常若有餘味也若吾夫子嘗稱公綽之不欲又稱

其為趙魏老則優夫以為老於大家猶有取於不欲之
公綽況今之督府與六部對峙所領軍衛以數十計而
經歷都事並為府之紀綱其責任固不甚繁而地望之
尊何啻百倍於趙魏老使居之者非有廉靜之操抑何
能當衆望而服羣心也哉有如文潔為人殆聞公綽之
風而興起焉者紀綱督府厥惟克稱故兹三載之績當
道者皆以最書葢公論也然人才之在天下廉者不必
能能者不必廉故滕薛之大夫亦非公綽之所能任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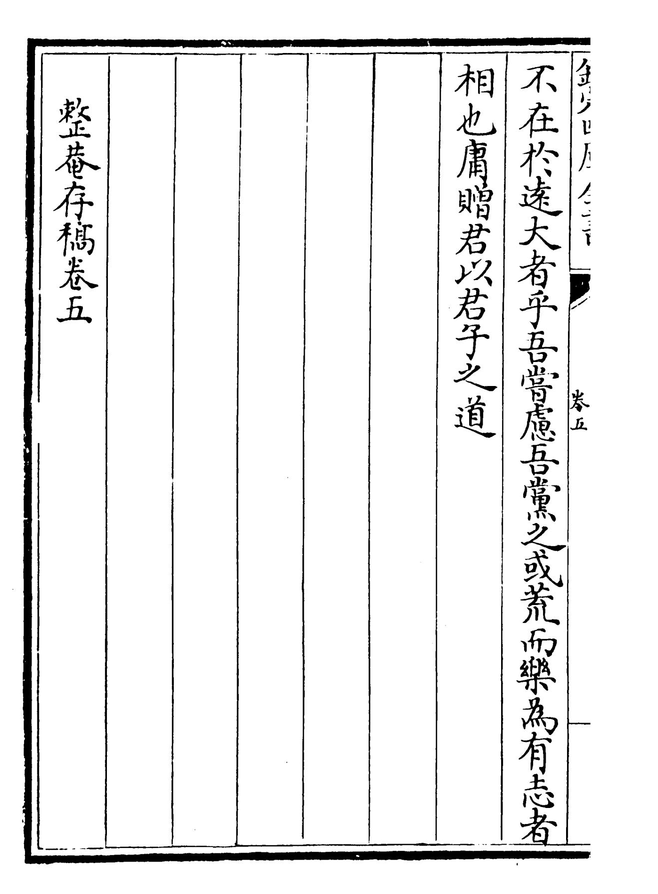
文潔自茲以往積之以歲月雖古諸侯之位且將得之觀其才猷宜亦無忝第不知所以終之者果何如夫宦業之有終不繫於才而繫於志志茍不怠才雖短尚能擴充以有為況乎才之未必短邪茍其志一怠則素守必渝其所謂才未始不為戕虐人之具茲所以卒歸於敗也文潔今則有初矣帷是圖終之道尚克加之意哉吾聞董氏為上海衣纓家至文潔從父兄盐顯繼續而光大之衆皆於文潔有望於其行也余因以為贈云

贈督府都事貢君考績序

南京文武諸司其職務多簡凡有官君子每朝視事或不過數刻即罷居常既多暇日則往往相與為詩酒之會山澤之遊暢然皆有以自樂者積日累月以至于三載則其事業之所成就亦皆可書華秩崇階由此而進視彼慘慘畏咎不已於行者其所得不既優乎雖然君子於此將必有所用其心苟無所用其心則遠大之業因而遂荒於嬉者吾恐其或不能免也江陰貢君朝用

以鄉進士擢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與其長廖君孔服道同而氣合協心修職靡有愆忘及今三載告盈府以稱職署其考臺察覆之吏部又覆之舉如初君偉姿儀雅負綜理之才而性尤樂易晚而好吟七字句偶對匀整善飲酒雖多不亂家畜數童子皆習歌舞每燕客輒以之佐歡人欲與之遊未嘗不往其取樂既善而職業亦以時修可謂樂而不荒者歟今予監察御史安甫往在南京與余相好近又辱愛於君君嘗讀余文而喜數

為廖君言之於是廖君遂來請余文以為君贈然不知君何取於余言也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嚮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君子用心之至惟欲人人皆有其樂耳今左軍所領為衛以數十計合數十衛之人心於一府亦猶一堂之聚也其休其戚君固與有其責前此之心思誠竭則自今以往宜必有以繼之使夫欣欣喜色者滿堂茲固遠大之業之所由基也初君嘗得御史封辭不就竟就選調固欲一試其所學其所志有



不在於遠大者乎吾嘗慮吾黨之或荒而樂為有志者相也庸贈君以君子之道

整菴存稿卷五

整菴存稿卷六

明 羅欽順 撰

序一十五首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為少宗伯序

君子之學有以明其體必有以周其用禮樂法制工虞教養錢穀甲兵其為事雖有精有粗或巨或細無非一理而已能於此而不能於彼通其一而不通其二其為用有所不周則其體之未明也固不容掩然則君子之

學豈易言哉體明矣用可以無不周矣而非遭時得位則無以盡其用夫用之周不周在我用之得盡與否繫乎人苟為君相所知而位以時晉是非君子之幸實天下之幸也欽順初入翰林則獲從熊峰先生石公遊時公文名已日起後數載為南院學士著述益富遷兩京太學祭酒以嚴正簡重清士氣以公平明恕得士心進少宰於南京鑑別精詳縉紳悏服間嘗署南京工部事曾不數月而積弊一清由此觀之公之用為何如哉此

其所學豈記誦詞章之謂哉茲被簡命入為少宗伯南京士夫莫不欣然以喜凡所謂喜者非私公也君子之學行於朝廷則所以翼替宏猷匡扶大本必將日見其效士夫既以此為公願其情不約而同況當此時天下望治尤切公自南而北亦安得不深思而永念乎思之深念之永與諸公同心一德以篤致夫匡扶翼賛之功天下之幸其在此乎公先君子雲崖先生官至按察使伯兄東滙先生今為大司徒家門之盛天下所仰所以

垂光青史者葢存乎德業而不專在扵名位也公行有期公卿大夫皆相與賦詩以贈既成帙太宰孫公以授欽順俾序之竊惟不敏分當辭避顧從遊之乆蒙愛之厚兹又以淺薄辱為之代誼不可無一言也扵是乎書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為少宰序

今南京臺省百司皆國初所置自京師視之無異制焉至扵設官則北為詳南為畧葢天下大政皆自京師出而南京直以根本地重諸司惟一二常務是釐其官之

不必備因其宜也以不備之員猶多閒暇之日故凡才猷學識聲華器局卓出於一時者繫官南京稍久則天下皆以為不盡其用一旦易地而處雖未知其用果能得盡與否而君子道長之漸朝廷用人之公不有以丕慰天下之望乎凝齋先生南陽王公博極羣書才高而識遠性剛毅多大節起自郎署擢累國子祭酒進南京少司徒歪及三年兹被簡命入填少宰之缺凡有識者聞之莫不以朝廷用人之公君子道長之漸為喜歟順

遂因以占乎天意其為喜也殆有加焉如果天無意於斯人將不使公等得居要地公等既居要地將未有不使之得盡其用者也夫天下之勢固有甚重而未易反者亦觀乎經營布置醖釀之工力何如今天下之君子以為一人心同其誠而要之於久及其至也經營者以周布置者以定醖釀者以熟當幾速斷而無貳無虞天下其有難反之勢難成之事乎嚮令天下之君子猶未盡合是容有間之者非欽順之所敢知也其所知者書

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公與諸公必將於是乎究心焉由是推之君子之盡合也其有日矣公將出祖卿士大夫謀以百壺奉餞且相率賦詩以壯其行詩成宜有序大卿洪公不知欽順之不敏而固以見屬既不獲終讓庸具述區區之見如此以就正於公云

送太常卿張公致仕還鄉序

弘治癸丑欽順初入翰林今南京太常卿河東張公已

為侍講時公同年進士同官翰林者凡十數後進仰之皆以為將來公輔必多自其中出盛可知也其後公累官至學士地望已崇遭賊瑾盜權以讒被謫瑾既誅死乃起為南京尚寶卿遂長太常於今又四年矣年甫六十以疾求致仕上察其情許之且念其嘗侍青宫特令馳傳以還蓋異數也於是其同年同官石齋楊公厚齋梁公皆位登師傅為國柱石涇川張公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賛守備機務以保傅致仕者二人卒官尚書者二

人其不至公輔者纔數人耳然公秩正三品恩加二代未老而退晚福方隆數人之中又有不公若者合諸公而通驗之則戊戌一科豈不誠盛矣哉公兹還歸故鄉計其為童子時合伴而嬉游同窻而講習者尚亦多在税駕以往無非暇日相與登山臨水酌酒彈棊往來倡和於其間雖温凉寒暑之變猶將有弗覺者而况乎人間之毁譽世道之理亂豈復能溷其耳動其心哉公之得以遂其樂者如此時則涇川公亦以剛介寡合辭位

而去得與公同其樂焉而石齋厚齋二公方以其身佩天下安危勞心焦思殆無一日之間葢憂樂之相去遠矣是則公可以無羨於二公之所至而二公在位雖欲尋公之樂而不可得正惟有羨於公耳傳所謂賢哉大夫者公非其人巳乎公之先君子官終太守長子淳甫為戶部主事次瀌甫方舉進士次沂甫以公廕為國子生有開於前有承於後傳所謂無憂者在公其又庶幾矣公平居喜讀周易參同契間嘗遇異人得其要旨志

鄉甚專夫人心有樂而無憂則血氣和平精神完裕自有得壽之理然則參同契之學雖不復講不亦可乎公既辭官長洲吳公自國子祭酒來為之代遂與欽順徧求諸卿大夫之詩以贈公行序則吳公宜為而固以見屬豈以佐公日久相知尤深邪公亦謂欽順宜有言誼不獲終辭乃勉為之序

送太守歐陽君之任序

吾邑稱士族推歐陽氏百數十年來登仕版者後先相

望往往以才行著聞於時賜之其一人也君初以己酉貢士典教湖廣之應城應城學者皆樂從其教人才為之一盛後登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遭外艱去服闋改吏部進文選郎中所至皆能其官蓋其識見明應酬敏動必稽乎典法而未嘗不合於人情此所以克有佳譽也兹拜金華太守之命與論翕然以為宜之任有期其同官諸君子來請余言以為贈余與君居同邑且有連同官南都相處之日久誼固不容以無言也惟金

華乃浙東名郡其景物之勝自齊梁時已為詩人所賞逮宋中葉大儒吕成公出卓然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遂啓一方道學之源相去未百年而何王金許四君子相與導其委至于近世則又有楓山章先生相與揚其波漸及士民其習俗要為端且厚矣君往而為之守豈待於他求哉余嘗聞古之有邦家者其才智雖逺過于人然猶必有所友有所事益稽謀考德既以為在我之資而養老尊賢又所以為士民之勸身不出户庭之近

而化行千里者此其機也世降以還人情多喜於自用師友之誼鮮克致隆所以功業如彼其卑無足恠者今浙中大老幸有若楓山先生在君所敬禮宜莫先焉考德稽謀匪朝伊夕于以發揮於政事將見舉無不中勸無不從其士習固將益端民俗固將益厚矣夫如是君且優優然得以其暇濯八詠之清風翫雙溪之明月賡昔人之麗句以繼他日之去思其佳譽之有終名位之遠到也不可必乎余嘗佐楓山先生於南雍多辱教益

奉違日久每用馳情輒因君行附致區區之敬

送太守葉君之任福州序

自秦罷侯置守至于今因之上下千數百年有天下者未嘗不與守共治得人之效顯可見矣然其權任有輕重則所以為之者不無難易之殊大抵自唐以來守之權已不逮漢葢漢雖以部刺史察郡國然有按舉而無督責政無不自守出者故得以行其志而多卓然有可紀之績在唐則臨以觀察使使者雖名為觀察而實以

督辦財賦為功在宋則監司之員益多政多出於監司故守之志不得盡行而為之益以不易韓退之所謂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者其一端耳我國家經理天下之初以布政司按察司監乎列郡已而又有巡按御史焉則又有巡撫都御史焉則又有鎮守中貴人焉凡此皆守之所當稟其命奉其令者也使其人皆哲其命令皆公守亦何容為異一有不合不得已比而同之至於病國而殃民守將曰是不在我未有能逃其

責於君子者然則為守於今日其難易可知已抑將何以處之乎葢先聖之論治民必先獲乎上至求所以獲乎上之道則歸於明善誠身孟子亦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之君子無不習聞是說顧以為迂遠難用而常喜用智術以僥倖於其間葢直未及尋而所枉者為尺亦已多矣吾於龔君時用之守福郡其將見誠明之效乎君浙之龍泉人初以進士為湖廣廣濟尹有異政擢南京兵科給事中有直聲其務實而不崇虛名循

理而不任私意葢吾黨之所推敬焉者往率是道勿渝勿怠能同能異而一無所茍上下惡有不協政理惡有不成者哉夫如是則所謂卓然有可紀之績者其在君矣君其勗諸南京戸部郎中陳君德偕與其弟兵部郎中德英福建産也以其郡得君為喜求余言為君贈於是乎書

送廣東少參張君之任序

古書善言理財者無如大學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一章

其言理財之道詳矣至求其要則歸于好仁一語自後世之理財者觀之其不以此語為迂濶者幾希彼固惑於為仁不富之説也殊不知上有好仁之實則下必有好義之誠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斷斷乎其不誣也漢兒寬為左内史崇尚仁厚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會軍興當免其民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由此觀之民曷嘗不好義邪所患好仁之君子之難遇耳夫好仁之君子

愛民一念始終無間至于經理財賦亦莫非此心之推是故民有小大而其賦必均歲有水旱蝗螣之不常必不肯為取盈之計老胥黠史貪官汚吏之並緣徵斂以為姦者必有以罪其人而窒其穴遠近視其地緩急視其時務求其便乎民而不自為便誠如是也民其有不信愛賦入其有不及者哉今好仁之君子葢有之矣顧余不能多識以所嘗識而徵諸已事則有若張君宗周其人焉君博學能文而性質剛介初以名進士歷知貴

池華亭兩邑皆有治聲累陞至南京工部郎中奉勅督理蘆課課常及額而民不稱病論者多之今陞廣東布政司右參議職專督賦又奉勅書以往昔吾夫子嘗以剛毅為近仁君之性質既於仁為近宜其所好之在於仁也茲以財賦為職誠一惟仁之是好而為仁不富之說斷不為其所惑焉曾謂廣東十郡之民有不如昔日倪寬所治二十四邑之民邪或以今時方難為則倪寬之時亦不為不多事矣此固君之所知也君世家鄱陽

之鳳亭其先出宋吏部尚書燾世永宦學以君之志業將益光而大之於其行同鄉之宦於南都者例以言贈盧君用中以簡至謂非余言不可顧余言迂且拙辭避久之而竟不容已也於是乎書

贈浙江按察司僉事胡君之任序

比年四方多紛擾杌隉人無定志家無寧宇惟浙中列郡熙熙如平時豈惟氣化之獨淳殆亦人事之得也然陰陽相禪其變無常治亂安危往往相為倚伏故當無

虞之日凡有位於藩臬者尤當協心同道以圖惟寧永其可以目前之煕煕為可恃而遂忘其儆戒也哉今藩司所治大要以賦役均平為主臬司所治則在於搏擊豪强殄除姦宄伸理寃抑屏斥貪殘罷惰無良之吏以培植善類惠康小民茍皆以克臬稱煕煕者斯可保矣斯言也吾安得不為胡君誨之盡乎誨之登壬戌進士科初授行人擢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其為人温雅慎密居官不為矯激而典法所在守之惟堅考以最書遂

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其同寅蕭君吉夫等皆為之喜來
請余文以贈其行余與誨之同鄉同官南京相往還為
密聞其有憲僉之擢固欲致一言之贈而況諸君之有
請乎余之所欲言於誨之者亦惟慎修其職而已然欲
慎修其職葢有道焉傳曰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
諸已而後非諸人夫公明正大此其所當有者私暗邪
曲此其所當無者凡吾所當搏擊殄除屏斥之者孰非
私暗邪曲之徒而在我者顧可以不慎邪誨之君子人

也其必知所從事矣今浙臬長李君立卿其副徐君宣之皆余同年友皆能以公明正大自勵其他雖或未相識聞多君子余弟允迪亦叨為之副則思欲寡過而未能也誨之行哉幸與諸君協心同道孜孜夙夜以底克臬之績以永保列郡熙熙之美使余弟亦賴之以寡過焉豈惟余之深望以副而臺中諸君子之望皆有以慰滿之矣庸書以為贈

送參議周君之任廣東序

參議於布政司其任不為輕矣曰與使相處則凡司之政議率當參決其可否而使實資其助及其時旬宣于外則凡郡邑之政治皆得以察其張弛考其得失循典法以申勸戒而小大趨走之吏莫敢不承其風夫協恭以有為表正而無失使善政畢舉而一方蒙福非賢且才者不能也然則選授之際當道其有弗慎已乎吳江周君行之初以名進士授行人已而擢給事中凡一入禮科再莅南京兵科多歷年所其為人篤於孝友襟懷

坦易而博學多能有所不言言必當乎大體兹膺當道首舉遂拜廣東左叅議之命輿論翕然以為宜廣東北距五嶺之陽南跨大海其土田肥墝歲入常厚而魚鹽之利番檣賈舶之珍復充牣於域中以波及於四方四方仰之皆以為百貨之府故官於其地而能以清白自持者不多見焉傳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官匪其人民心未有不傷者也傷心及本而邦且安賴邪是必得賢監司同東清明之德以照臨其上然後小大趨走

之吏皆將有所畏戢而厲民之事一不敢為晝夜孜孜務求所以為民利者善政之下河決而風行庶幾嶺海之間永為樂國近壯四鄰輔車之勢上寛朝廷南顧之憂此余於周君之行不能無厚望也始君薦名禮部余忝試事嘗與聞之及在南京相往還為密其同寅諸君于因屬余言以為之任之贈誼有不獲辭者遂為序云

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撫雲南序

昔虞廷以九德官人而德以有常為吉至于今日朝廷

之所登用亦未嘗不注意於有常者以有常之君子執德堅定始終一志惟為國為民是圖名愈盛而實愈惇位愈加而心愈小實能有益於人之家國而上下皆利賴之故或久居其官或屢更其地無非所以究其用也翬昌范公鳴遠初以癸丑進士拜監察御史即有名四遷而至浙江按察使治行益美御史大夫陶公得於巡視遂舉以自代會公遭母憂去位不果遷乙亥秋三年之喪畢吏部即奏起公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

督沿江庶事甫半載而雲南巡撫員缺上又從吏部所
擬進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之璽書以行公學識通
明操履端介於凡議法圖事取舍興革之際必盡心焉
是以歲中再遷而輿論翕然無間蓋知其德之有常也
雲南雖遠在一隅而朝廷之視之也一如近服巡撫重
寄往往擇焉而後授之上𡨚保恵之仁而下享阜康之
福如此者亦有年矣夫何一二年來災異頻仍景象蕭
索此毋乃貪殘之吏豪猾之黨恣為民害民率以其愁

若不平之氣積傷陰陽之和而致然歟然則今日所以慰藉撫循其人與之厚其生和其氣俾禎祥日至災異日銷當何如其用心也葢聞轉移感動之機不在乎他而在於德公茲執其常德以往一言一動率由中出凡地望與公相埒者孰不勸而思齊榮辱惟公所制者孰不仰而承式夫如是則左右前後孰非德鄰相與心公之心以見於行事其於民康物阜固可坐而致也然則所以荅寵光而慰輿論者夫豈遠哉公行有期其寅長

大夫洪公中丞趙公合凡臺省諸公出餞於石城門外而以贈言見屬顧惟不敏其能達諸公之意然辱公年末誼有不獲辭者於是乎書

送侍御范君清戎江右序

國朝設衛所以嚴武備所轄軍士皆有定伍其伍或缺則按籍而求其人以實之按籍而求其人初若易簡及其久也而弊端滋出禁令科條由是日繁故自京畿以及諸藩服上帝專命監察御史一人往蒞其事期於武

備之無之爾而御史所至凡一方官吏之賢否軍民之利病有所聞見皆得列上于朝黜陟廢興於是乎在自牧伯以上有大疑大議率參決其可否一言之當則闔境之内莫不陰受其賜焉葢雖名為清戎而其責任之備乃如此此其人之賢否所繫於輕重之數豈小哉吾江右僻有盜賊之虞清戎之政因而暫輟及兹勅甫定而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范君以載乃復承命以往君桂陽官家子既登進士擢行人猶好學不倦才識益

宏以遠嘗奉使肅崇二府一以禮自將及遷御史于南臺歲猶未朞而封事已三上所言皆天下大計與當時切務忠直之氣與論推先肆吾江右士夫閒清戎之屬於是莫不欣欣然以得人為喜而君既被命例許挈家還鄉因獲躬奉卮酒拜上其慈闈千萬歲壽極天倫之至樂貽鄉里之美談又重以為君喜也君行有日侍御楊君抑之等以告于太宰孫公謀所以贈遂來徵言於余余非能言者然不謂之知君不可其可失君吾江右

之民比年以來憔悴甚矣所望於仁人君子撫摩煦嫗以迓續其命脈真若大旱之望霖雨今得君以臨其上其有幸乎夫清十得三不枉平民此清戒之最君固無難辨者惟是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贊訏謨而翼公道使吾民小大咸不失望而憔悴以甦宜必加之意也推是以往以居大行之地功業所就其可量哉遂書以為贈

送羅兖州序

羅君子文之出知兖州也南都卿士大夫雅嘗往還者相率賦詩送之詩即兖州境内古先聖賢之遺迹為題若山澤衢圃殿閣樓臺廟堂亭館之類凡二十有四人賦一題為詩二十四首既成卷侍御李君師文請余序諸其端余於子文為宗家且同邑往還相好也贈言雖屢兹行要不容默矧師文虚卷端以見屬邪今兖州為山東大郡地方數百里兼古鄒魯曹滕諸國而有之魯為周公所啓之宇而孔子父母之邦從孔子遊者實多

魯人而孟子則鄒人也是以聖賢之遺迹在兖州境内為多歷今千數百年猶使人樂取而咏歌之赫赫如前日事者本其道德功言垂法萬世人之思之仰之自有不能忘也士君子幼而學壯而行所以成其身澤其民者固一以聖賢之道為準况乃得周公孔子之故國而為之守得周公孔子之遺民為之治而教之則於仰高企美以求其道之必達豈容在他人後邪聖賢之論治道詳矣其至切而至要者在孔子嘗有三言曰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有二言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由孔子三言行之各極其至則孟子之二言可得而驗矣今民無壯老厄於饑寒而不能自振者舉目皆是其習俗何由而美乎文方敏於事道安得不深念而力拯之哉諸公之詩各因題命意言雖不能不殊至其所願於子文事必盡心道必宜民以阜其生以善其俗俾功烈茂著足以垂耀於無窮此心則不殊也誠如是也安知後之人相與詠歌其遺愛不亦有

如今日者哉余是以推廣其説以為序

送浙藩少參林從學之任序

浙為天下首藩其物産人才賦入之數皆先於天下風俗之美亦自昔有聞崇雅而尚文勤生而多藝徵諸今日益昭昭也而談者或相與摘其疵遂遺其美以其工為讒謗而浙之官守為不易為吁有是哉凡興讒造謗以中傷善良其人固可知已未有君子而讒謗人者也浙中固多君子則雖有工為讒謗者豈能勝夫不為讒

謗者之多邪誠使在我者無瑕施於政者有利民之實必將收多譽於衆君子之口彼小人者雖欲售其姦慝誰則信之吾嘗見守官於浙中者未及有為巳懷讒謗之慮恒竊以為過使此處每横於胷臆其獘也豈惟視枉尺直尋為常事至於枉尋而直尺亦有之矣夫苟不能無枉又何官之能守邪今吾從學往為浙藩參議其殆無疑於此矣從學初以閩藩之秀試禮闈余備員同考官得其卷喜而進之而知其文學之美乃與余同官

南京已復同事覩其折獄之精審考功之明察而知其治行之優出佐名藩實光簡命所以盡其在我而惠利其民者宜必有道矣夫道必本於聖賢乃能有合於君子從學幸加之意尊美屏惡開誠布公而一以忠厚待其人則令聞日章而讒慝自遠其進於高遠也孰能禦之從學行文選郎中尤宗暘等循故事請余文為贈科場之雅寮寀之誼其又何辭

送閩藩少叅魏喬儀之任序

此前中郎封驗為適儀喬魏建新銓南任叨才菲以余

以不無事事同與相及事為學講文論以還往相屢蓋

員遷副司人行擢科士進登初儀喬之賴甚余者舉時

而詳周雅溫人為其京南在皆中郎遷再部刑於郎外

數累考其書嘗公孫宰太慎弗無奪予揚抑守有事臨

傒與相蓋書所愧無為儀喬以皆人而與嘉其極言十

於之宜然翁論與議參右藩閩擢乃茲及矣久也進其

可其訥拙雖余請為言贈以輩暘宗尤中郎選文行其

無一言以為裔儀贈苂益聞君子之為政要在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必於朝廷之法無所戾於聖賢之道無所違乃為盡善彼違道以干譽者已不為君子所與若夫厲民以自植置法守而不顧則所謂何足算焉者也然欲其政之盡善非見之明守之固不可見之明矣守之固矣或乃遲疑顧慮當幾而不能果斷亦安能有益於事無失其時以大為民利也哉故夫道也法也俗也情也斟之酌之稱之量之覵其會以求其通灼見其可

行也而吾無所容其毫髮之私於是斷然行之而不惑雖蠻夷未有不率服者此其所以為君子之政也喬儀素所蓄積良已合於君子顧遠大之業實基於達徳之崇余是用申告一言以庶幾乎少有助益云爾

贈太守徐侯考績赴京序

嘗讀後漢書至章帝本紀見其所下詔有取於安静之吏為之惕然有感喟然而嘆曰嗟乎安静吏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審矣然由漢以來至于今日試求其人可多

得邪夫吏所以治人而頗有取於安静非無所事事之謂乃行其所無事之謂也其本正其源清事至物來順其理而應之隨其分而處之而已無容心焉不違道以悅人不飾奇以干譽不役精於分外以僥倖於萬有一之成功葢安静之實如此如此者責以旦暮之效或非所及及其久也信既孚而事日簡政日理而民日安所謂月計有餘者章帝豈欺我哉上下千數百年吏於民上者何可勝數類多矯飾外貌似是而非簡冊之所書

耳目之所接安静吏益娶娶焉豈其實之難能亦其人之自不為耳乃今有見於吾徐矦豈非幸哉矦之為吾郡也持身廉潔惇尚文教愛民而惜費因事以就功簿書精詳而刑獄惟允夙興夜寐于今垂四年矣美績優於勤勞之後輝光發於篤實之餘蓋雖深山窮谷之民莫不知矦之為仁相與愛戴稱頌之無間御史之按行江右者奬勞之禮亦屢加焉視彼粉飾雖工終於為人所厭苦者其榮辱之相去何如也今以三載之績入奏

其為宰相之所鑒賞明天子之所簡注不亦可以豫占
也夫侯世家寧國之涇其先君子朴軒先生學行純篤
為涇名士嘗教兩州一邑官不大顯而門下弟子受其
學以顯者為多若董都憲蔣英則其尤者侯之學內得
之於家庭外充之於都憲本原之地恒謹視之是以施
諸政理類非俗吏所能及也侯名冠字士元别號竹岡
居士起鄉舉教清豐訓浮梁知都昌餘干兩邑擢南臺
監察御史以至今官行有期貳守徐君吉貞郡判陳君

士華郡推陳君相楊君旦僉以贈言見屬顧雖不敏而侯之善政不容以無述也於是乎書

贈大尹黄侯還任萬安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之言夫豈欺天下後世云哉柰何世之從政者鮮求其道之直否何如顧嘗以民之難治為解此天下之治所以終不能庶幾於三代也夫世有古今而斯道之在人心則一上之人苟得其道雖蠻貊且將率俾而況於吾民乎故夫不以

三代之民視吾民是不以三代之為民上者自處也亦無所貴於學道之君子矣六合黄侯德裕以名進士尹吾鄰邑萬安其君子小民皆稱之不容口余耳熟焉蓋嘗詢其為政之詳大槩以謂凡設施予奪必揆諸理未嘗茍有私曲余因嘆曰黄侯殆能以三代之民視吾民者哉去年冬吾邑大尹楊侯被召入朝當道謂泰和繁邑賦縣事夥才非黄侯莫辦遂以委之侯至則以其治萬安者治吾泰和半載之間事多就緒民用無擾吾泰

和君子小民所以稱之者亦無異於萬安惟吾二邑葢甞有被以難治之名者矣自黄侯視之其施治之難易果何如也彼其所以號為難者得非其道有愧於黄侯也哉兹吾邑新大尹至侯當還任萬安萬安之民固莫不欣欣然喜父母之孔邇其悵然若罔攸賴者不獨吾邑之小民而已雖其君子亦然於戲直道而行黄侯其近之矣異時且大用誠以是行諸天下其庶幾有以還三代之治於千數百年之下我侯之還任吾邑士夫皆

有贈言余姻家張上舍主亮謂余以文字為職不可無

述爰以余之竊有所試者著於篇

整菴存稿卷六